

家住东湖边

牛丽荣

清徐县城的东南角，卧着一汪温润的绿，这是东湖，一座北方小城的眼睛。四百多年来，它静静凝视着世代生息在这里的人们，成为我生命里最清澈的底色。

明万历年间，汾河与白石河的水脉在此相遇。地下潜流翻涌，芹馥泉的甘露昼夜不息，洼地逐渐积蓄成湖。母亲说，她小时候总在湖边看晚霞染红水面，像打翻了胭脂匣子。那些年的东湖还未经雕琢，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，野鸭子扑棱棱地掠过水面，惊起一圈圈涟漪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东湖的晨昏陪伴中度过的。每年暑假，母亲喜欢带着我和妹妹去湖边打羽毛球，打累了，我们便攀上双杠休息。那时的母亲快40岁了，却像燕子般轻盈地跃上双杠，阳光照着她汗湿的衬衫，在水泥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东湖最热闹的，是夏天“翻塘”。蝉鸣声闹得人心慌时，湖面突然密密麻麻翻起白鳞。“东湖翻了！东湖翻了！”邻居们奔走相告，父亲抄起尿素袋，带着舅舅们蹬上自行车就往湖边跑。男人们光膀子扎进水里，水花里蹦着银

闪闪的鱼——大都是野生白鲢，鲤鱼和鲫鱼比较少，可这会儿谁还在乎鱼的种类呢？

母亲拽着我挤在人堆里，湖水的腥气混着汗味直往鼻子里钻，偏生让人觉得浑身是劲儿。傍晚，院子里支起大铁锅，热油一爆，整条胡同都飘着煎鱼的焦香。大人围坐喝酒，我们吃鱼，那鲜美的滋味，永久地留在那些个蝉鸣喧嚣的夏夜。

冬天的东湖是童话世界。冰层结得足有半尺厚，父亲带着我们在冰面上奔跑，踩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。三九天的阳光像碎玻璃般刺眼，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结成霜。有一年寒假，临近开学，我带着弟妹们冒险横穿湖面。走到湖边时，冰层突然发出闷响，弟弟助跑几步跃过了裂缝，我也有样学样地助跑、跳跃，随即却掉进冰窟，刺骨的寒意瞬间从棉裤直往上蹿。弟弟用笤帚把我拉上岸时，冻得通红的指尖深深掐进我胳膊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套着湿漉漉的棉鞋，看着夕阳把东湖染成血色，谁也不敢说话。再后来，湖边围起了铁链围栏，曾经的冰面乐园成了禁区。

岁月流转，东湖边也变化不断。体育场拆了，双杠单杠换成了健身步道；怡心公园推平了，凉亭假山变成了喷泉幕墙。带着小儿子在橡胶跑道上慢跑，他突然指着湖面惊呼：“妈妈，看，彩虹！”阳光穿过云层，在湖面折射出七彩光晕，我突然想起母亲常说的晚霞。东湖周边高楼林立，我的小城正在崛起，湖中亭阁仿古的飞檐与外围现代的高楼相映成趣。

如今的东湖更加热闹。清晨有打太极的老人，傍晚有跳广场舞的阿姨，周末的湖边满是放风筝的孩子。我常坐在湖边长椅上，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，听着熟悉的乡音在耳边回荡。那些曾经在东湖边玩耍的孩子，带着各自的故事散落天涯，当他们回到故乡，总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湖边，在波光中寻找自己童年的倒影。

东湖静默如初，它记得每个在湖边成长的生命，记得每一声欢笑与叹息，记得这座小城的变迁。它是母亲的青春，是我的童年，是儿子眼中的新奇世界。几百年来，它用乳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清徐人，把最朴素的幸福，悄悄揉进每一朵涟漪里。



畅游晋祠之 四美亭 会仙轩

赵士岱 文/图

四美亭与会仙轩实为同一景观的两面。

长守厅南长廊延伸处，有一座扇形亭子，为单檐卷棚式，三面设勾栏，一面筑墙。这面墙设有供人倚靠的“美人靠”，造园者巧妙利用墙面，镶嵌了古代四大美人的砖雕，让“美人靠”名副其实。

砖雕从北至南依次展现西施浣纱、昭君出塞、貂蝉拜月、贵妃醉酒的场景，刻工精良，栩栩如生，这座亭子也因此被命名为“四美亭”。

四美亭东面临湖，篆书匾额“四美亭”旁配有楹联“佳丽兴来舒广袖，美人更唱舞罗衣”。上联“舒广袖”描绘了古人笔下美女起舞的姿态，下联则化用李白诗句。若从湖对岸眺望，亭台宛如一位美人静立湖畔。

亭子南面出口地势开阔，因亭身高于地面，阴雨天时，湖面水雾飘入亭中，恍若仙境，故此匾额题“会仙轩”，配联“神仙境界唐虞日，锦绣江山汾晋川”，源自元代诗人小仓月游晋祠时的诗句。



要问我想不想雨，我觉得想偏多一点。北方的夏末，看不到蝉，只听得蝉在浓荫处一声声地叫，清亮有序，它竟然不因酷暑高温而昏昏欲睡，抵达那种居高声自远的境界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可是热会坏了人的心境，热的问题解决不完，心就全静不下来。直到午夜，床单被汗润湿，困倦来袭，我才会睡着。

这雨能带来清凉的空气，万物欣欣然，我也向往。可雨非但不善解人意，而且极有个性，或说来就来，或说来偏不来，有“行到水穷

雨

张燕青

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闲情，也有“大江奔流小溪决”的豪迈，还有“盈盈天河水，一泄到天明”的酣畅。

我看雨如同身外之物，期待但不苛求，明知非亲非故，自然无法驾驭。但我有时会在诗里变成小雨点。这时的我和雨心有灵犀，物我合一，感情丰盛得简直与理智脱轨。理智的时候，下雨了，我觉得我只是我，雨是过客，顶多

是让我舒服一些的相遇。

今夜无雨，但我知道，只是我所在的城市没有。哪里有呢，由雨决定。它想何处开花，何处结果，自然何处留情去。这实在是，想雨而不得，于是文字里孕育点淋漓声，泛起微微的湿气。让墨在纸上长出青苔，让标点叮咚作响，让这一小片湿气，替我淋透整个夏天。至于其他雨——

荷雨、芭蕉雨、梧桐雨、江湖夜雨……文人们早已写尽。

我只需在这未被写到的“无雨之夜”里，悄悄想，添一行轻响。



奶奶缝的花书包

韩亚丽

花、剪纸、描画，样样精通。儿时，我们的衣服鞋子，经奶奶的手一点缀，立刻焕然一新。衣角和鞋面上憨态可掬的小熊猫、小老虎，常惹得伙伴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奶奶虽未上过一天学，却是村里公认的“巧娘”。谁家喜事寿辰，都爱请她剪个“囍”字、“寿”字。她手下诞生的图案，纹路流畅，匀称完美，那份灵气胜过了机器刻印的工整。我常看着奶奶做活计，忍不住打趣：“奶奶，您要是生在现在，准是中央美院的高材生！”

我人生第一个书包，便是奶奶倾注心血的作品。包身是做衣服剩下的各色花布头，精心拼缀成菱形图案，边缘还细心地用蓝色布条裹了一圈，显得格外精致。书包带是两根结实的蓝色布条。而最特别的，是书包正中央，奶奶亲手绣上了一朵金灿灿

的向日葵。或许奶奶当时只是想让书包更漂亮些，却不知这朵向阳而生的花儿，已然为她的孙女缝进了学习生涯中最温暖、最明媚的祝福。

一年级开学那天，我就背着它，里面装着簇新的语文、数学课本和铅笔盒。当那个独一无二的花书包挎上肩膀，一股强烈的自豪感瞬间充盈心间，那感觉至今清晰如昨。上学路上，小伙伴们纷纷投来艳羡的目光——他们的书包，有的是化肥袋子裁剪后钉上两根带子，有的是粗布随意缝就，我的花书包成了最亮眼的风景。

小学五年，书本一年年增多，奶奶每年都会细心为我修改、加固书包。她一边飞针走线，一边轻声叮咛：“要好好念书啊，你爸、你姑姑他们没赶上好时候念书，你得争气……”那细密的针脚里，缝进了奶奶沉甸甸的期盼。

上初中后，爸妈给我买了时髦的新书包。可我心里，始终珍藏着那个独一无二的花布包。它是我专属的，是奶奶慈爱的具象，每一针每一线都缠绕着她无声的祝福与深切的期望。

如今回望，奶奶缝制的花书包，竟成了岁月长河里最动人的注脚。现在的孩子们拥有很多精美的书包，却再难懂得那方寸布片承载着何等厚重的珍贵，也难以体会一针一线里缝进去的、那份朴素而纯粹的美好祝愿。

时光流转，生活富足。然而，有些记忆深处的珍宝，反而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光亮。奶奶的花书包，就是这样一道永不褪色的印记，连同那朵盛开的向日葵，温暖和照亮了我的童年。感谢奶奶，用那双巧手和无限的爱，为我缝制了这份永恒的珍贵，让那份向阳而生的力量，始终伴我前行。

图片来源于百度网